

第一一六册

方輿彙編

職方典

蘇州府部
松江府部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六百八十五卷目錄

蘇州府部藝文一

招真館碑

梁簡文帝

虎丘山序

陳顧野王

建廿月十五虎丘山夜宴序

唐獨孤及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吳郡詩石記

前人

周先生住山記

令狐楚

破山龍堂記

皮日休

滄浪亭記

朱蘇舜欽

吳江縣建利往橋記

錢公輔

華山天池記

孫覲

包山禪院記

王銓

遊山錄

周必大

三高祠記

范成大

思賢堂記

前人

行春橋記

前人

題石湖別墅御書碑

朱熹

丹陽公祠記

龔頤正

重修雅兒塔記

魏憲

常平田記

程公許

虹橋記

趙汝談

蘇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元

楊維楨

遊林屋洞記

明蔡羽

消夏灣記

前人

西華塘記

王僕

澇治婁江白茆港疏

夏原吉

滄浪亭記

歸有光

玉臺之山長廊宛轉還如步廊之岫杜門芳桂豈俟

開陽木飛材選海檀無乃玉神孤黃庭司命之府
有頽玲瓏米陵赤石之觀同在洪城蓬望神仙而高
墳蕭瑟空臨齊女則哀雲若氣霏千仞之木氣叶
星晷草飛五香之草形圓若空翠葉綵花卷舒繁連
陽桃侯棗榮落嵒崖樹隱名焉舊依銀鳥鳳將丸子
應吹能歌鶴生十七歲逐節成舞旭日晨臨同迎若華
之色夕陽斜影俱成拂鏡之暉玉礎微潤應山雲於
高廟鳴籟徐響引和風於空谷方當轉氣致柔入無
爲之境周行不殆窮混成之致茅子算歸輟舞無已
魏姬宴罷留駕不還何止持節變淮南之金傳符時
北鍾之稻明月蛟龍之驕驅之使闕圓四銖七子之鏡
引以成刀散季齊之羽起雄鳴之霧而已哉乃爲銘
曰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決地功浮天外故帝可
小惟真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物寶自然人符交
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倦治之美此焉爲最雄杜千
步陽臺百丈水均下驅山踰高掌野菽雲興琴繁山
響升虹夕栖豐雷朝上元陽作石竹龍成杖畫藏玉
匣葉蘊銀筒燒鉛雜錦折桂和葱羽衣可服雲駢易
通斧柯雖朽碑石無窮

虎丘山序

陳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
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蔽影卑非培塿淺異湫
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千仞挂藤葛以懸
蘿曲澗潺湲脩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
緝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說忽然不見潘馳信報君君因辭山舊居而以夢中

古今圖書集成

與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名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鑿鏘之節故總書齊鑑競雕虫於山水雲合霽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遠谷景麗脩繡蘭佩堪紹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乍颺颺於蘭草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上灌纓濯足就澄浪之水傾縹袞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翕然似共九成諸龍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建丑月十五虎丘山夜宴序 唐獨孤及

方今內有夔龍早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方江海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友朋笑歌以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丘之會巖巖虎丘算吳西門翠然如香櫻金道自下方而躊躇錄丹賓白雲於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嚴烟埽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行於鷗鳥者衝流霞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兄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越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頃然樂極衆應皆賦以爲此山故事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僧益等僧行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趙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

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室

之中上蓋下藏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藏蓋懸鏡六十有一藏八面面一門丹漆銅錯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上以柂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縉白徒聚而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覩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饑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蒭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楗槌唱伽陀授持讀誦十二部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異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轉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之大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僧三詣洛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誠也我釋迦如來有言如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長守元闕無鍵而不開貞元初遊蘇州吳縣之包山冷泉潤松高鶴閒鶴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跡猶存爾能勤求吾請導之旣行而蘿條迷途不知所往先生瞑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藍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迺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齋茅廬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卽毛公塢地符也旣而鑿戶牖以爲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房孺復杭州皆豪人也吳郡詩石記 前人

溢爲白泉其旁得石池焉深廣袤丈陽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灑掃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織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厲昭平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倦雲靈鶴先生之門一紀於茲錄先生本起命爲記凝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破山龍堂記

皮日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惟物皆曰神祀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惟物日作於民在有其地者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爲令之初夏且旱祭其神於破山之澤上果雨以應

君曰受其賜徒祭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肖其像爲官以蔭之著之於典以潔其祀於是風雨時惟物止水旱不爲屬民經大荒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凡零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日休嘉其勤民故書

滄浪亭記

宋蘇舜欽

百步有乘地縱廣函五十尋三向皆水也矼之南如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蔚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磯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行無窮極澄川翠幹光陰會合於戶軒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灑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體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曼隔此眞趣不亦歸哉噫人固動物情橫於內而性伏於外寓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旣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得失之源沃然有得笑傲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故用是以爲勝焉

吳江縣建利往橋記

錢公輔

出姑蘇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數百撮然沙渚之上者今吳江縣也東湖之流貫城之中隔限南北橫可以渡者今吳松江也隱然長虹截湖跨江便來濟往安若複道者初作利往橋也橋本無有慶曆七年冬大理寺丞知縣事李問縣尉王廷堅嗟邑民之陋鮮慕學者將改立至聖文宣王廟後大費篤以進延諸生乃呼富民譬曉以奉釋氏不若助縣官興學民始聽且駁居一日心曉意解驟然從命遂輸繕錢數百萬未幾詔禁郡縣不可新立學二人胥與謀曰民旣從財旣輸矣倘不能作一利事以便人吾何以謝百姓

遂合儲僕工橋役興焉東西千餘尺市木萬計聞者異之沮議百端不兩月功忽大就卽橋之心後而廣之構宇其上登以四望萬景在上曰垂虹亭並橋之兩涯各翼以一亭而表橋之名於其下使往而來者可指以稱曰此某橋也初縣城爲江流所判民半居其東半居其西晨暮往歸事無纖巨必舟而後可故居者爲不利縣當驛道川奔陸走者肩摩櫓相接也卒然有風波之變則左江右湖漂泊無所故行者爲不便及橋之成行者便而忘櫓所謂不便居者利而忘櫓所謂不利議者皆苦強不敢發噫賢人君子措一意興一役豈直爲遊觀之美登賞之樂哉往往有悅其景物清絕脫落人世者若居之利行之便則茫然其莫稱也雖然湖光萬頃與天接白洞庭荐碧夏月秋風簷減埃斷牛謳漁吟暗鳴間發榜聲櫂歌喧豎互引後盼前睨千里一素是亦足樂焉庭堅之字曰世美精敏沈毅顧其胷中不止平佐一邑李丞仁厚通雅喜其有能而信從之視事幾數月塗巷室間新然一變若是橋利大功博可傳可記者餘固不可以一二書也余觀今世人平居燕議時孰不欲求位以伸道試歷以一職則曰職小位隘吾無以伸惟震懾奉怯保已之不暇若世美盡力其任不以小隘自縛者余未見也嘻常人能至哉世美余友也欲余之文以紀本末余嘗學春秋太史氏法乃書慶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蘇州吳江縣初作利往橋成

華山天池記

孫覲

東坡先生嘗謂雲龍山人張天驥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世傳桃花源在人境中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間東趨數

漁父所常遊而武陵太守問途而不獲草堂移文勒

俗士之所駕折輪掃軌而不得至焉蓋巖穴之勝在

天壤間非若仙山佛國有窮水流沙之隔而雲物遮

藏鬼神呵護惟幽棲絕俗遁世之士所獨得雖將相

王公之責金錢可以編馬埒明珠可以照車乘而一

丘一壑則不可擅而有也余家晉陵與吳門接壤雞

犬相聞牛羊之牧相交果蔬五穀之望相入故舟車

所至杖履所及闡閣城長洲苑崑山神運之殿雲巖

虎踞之丘西子響屢廊吳王試劍石庭不觀松江笠

澤蓴鱸之鄉洞庭林屋橘柚之林靡不遊山中草木

魚鳥往往知名與夫僕翁釋子漁樵隱逸亦如舊識

獨不知有華山天池者按圖經山距吳縣西六十里

由絕巒而上有大池而榛莽蒙翳磴道險絕樵牧所

不主郡人張君一日過其下顧見茲山特出衆峯之

右曰是必有異乃聚工徒雜奧草剪惡木剝朽壤而

羣石研然疏沮洳而鳴湍鏘然升高而視鳥背臨深

而觀魚樂風雨之晨雪月之夕俯仰百變爭效於前

後於是負崖置屋引水環之蒔松檜植蒲荷藝菊玩

霜中之英種梅愛雪中之色垂釣而賦清流不必獲

奕碁而度長日不必勝或命舟或杖策意適則行典

盡則止無憂於其心無責於其身蓋無往而不自得

焉宜乎南面之榮無以易此也張君始作橫卷命畫

工圖其迹又自爲文以傳於世山容水光了了在人

目中矣昔柳子厚在永州擇山水佳絕處而得冉溪

居之其後志西山之恠特以爲遊於是始余雖老矣

欲一日泛輕舟從張君歷覽華山天池庶幾得所謂

未始遊者

包山禪院記

王鉉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之六年請還山遍走江浙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爲終焉計茲院自六朝初爲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爲叢林庇千僧政和中

權豪撤以修其墳寺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

法聰向師以請旣至山令其弟子初主院事然頽基

斷址四顧荒寒不數月殿堂門與經室鐘樓皆具師

平日未嘗求施乃檀信自遠而至唯恐弗受於是禪

居深歸然出雲烟之上矣夫洞庭分東西兩山院

在西山之巔巨浸回環四絕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

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藤蘿繚葛橘柚虧蔽所謂烟

雲生於步武陰晴變於几席而水陸限斷遠與世隔

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踰此者

東南號山水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所鍾之地也斯院

之成人輿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雖師之達觀一

視不眷眷於一居然院之廢興歲月與師居此本心

以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時紹興二年

遊山錄

周必大

三高祠記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

將軍姓范氏是爲鴈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

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

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鴈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

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於當年

其所成就固不可預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

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

石屏處白雲泉名在水晶其色凝白蓋乳泉也張又

新以虎丘石井松江在第三第六而下此泉未知如

何試一別之向壽老欲作亭泉上及別築遠公亭

吳江之人獨私得奉忝嘗以誇於四方若曰此吾東

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以故祠偏陋將改作鄉老

王岱歎其地雪灘乃築堂其上告遷而奠焉且屬石

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圖乎今乃自放

寂寞之濱掉頭而不顧人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

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二君之風而述其所以去爲世

道計者可以懼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於軒冕晏

安畱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成大何足

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叢桂之賦猶招隱士疑

若幽處林薄不死而仙兄如三君蟬蛻澑得全於

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上下風帆烟篷

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

小山作歌三章以招之焉遂從而歌之歌曰若有人

兮扁舟撫湖海兮遠遊采芳媚兮高丘忽獨君兮不

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蕩搖空明兮南極一色鏡萬

里兮鞭魚龍列星剝兮下孤蓬渺顧懷兮斯路與涼

月兮入滄浦戰爭蝸角兮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

虹可以搖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

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

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

美無度兮吾之土膚修鱗兮分雪霏登菰葦兮芼之水

仙續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顛倒影兮揮碧寥娛

晏息兮江之阜茱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爲

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江北之渚披雲而晞兮頽烟

雨菊莎兮杞棘歲晚兮何以續君食餌五鼎兮腥

腐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

兮蒼石與語牛宮迦兮生蒲荷湖東西兮下田一坡

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丘寵多稼九畹兮今其

劉聊春客兮茲里是歲六月旣望書遺邑人使習以

侑祠伯虛請遂以爲記

前人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中更兵燼

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

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

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蘇州南部

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吞吐波濤恬天旁無

邊垠而石堤截然浮于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

鯨鰐背負而涌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匈匈不絕公

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

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於海者脈絡纏通堙蕪滌

滌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諸涯以決汙邪荒

寒化爲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

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

兩賢行事尚什伯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

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僅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

不知後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

明爲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焉

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旣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

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爲無窮

之思此堂之所爲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

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

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旣入翰林爲學士未

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

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眷民所疾苦退

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勞

前人

行春橋記

太湖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對

立雨汎危風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

臥波空木映發所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西

橫山以東往來憧憧行如圖畫間凡遊吳而不至石

湖不登行春則與未遊無異咸久橋壞人且病涉艤

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壓過之歎息富豪有力之

家相顧環視莫恤漫以談之官前知縣事陳益劉棠

皆有意弗果作淳熙丁未諸王孫趙侯至縣甫六旬

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興梁徒杠者乃下令治

橋補履石之缺易藉木之腐增爲扶欄中四周而旁

兩翼是歲十二月鳩工訖於明年四月保伍不知工

徒不預邑人來觀歡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者視劇

縣如鼎沸胼氣休惕猶懼不旣俟於此時從容興廢

蓋亦甚難四鄉之人不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

心則相與商略他日作亭其上以憩倦游者尚庶幾

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嗣書云侯名彥真

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士擢第後改今名橋

成之明年日南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

弗想見其平生公旣以道學文章名一世顧有羨於

五君子者意將跡其惠澤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

民彼憮惶往來际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

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

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月成大世占名數西郭

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

丘焉竊願記斯堂以誇鄰邦以爲邑子榮乃不辭而

承公命

前人

行春橋記

太湖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對

立雨汎危風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

臥波空木映發所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西

橫山以東往來憧憧行如圖畫間凡遊吳而不至石

湖不登行春則與未遊無異咸久橋壞人且病涉艤

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壓過之歎息富豪有力之

家相顧環視莫恤漫以談之官前知縣事陳益劉棠

皆有意弗果作淳熙丁未諸王孫趙侯至縣甫六旬

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興梁徒杠者乃下令治

橋補履石之缺易藉木之腐增爲扶欄中四周而旁

兩翼是歲十二月鳩工訖於明年四月保伍不知工

徒不預邑人來觀歡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者視劇

縣如鼎沸胼氣休惕猶懼不旣俟於此時從容興廢

蓋亦甚難四鄉之人不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

心則相與商略他日作亭其上以憩倦游者尚庶幾

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嗣書云侯名彥真

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士擢第後改今名橋

成之明年日南至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范成大記

題石湖別墅御書碑

前人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翌日既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綠素環列改觀禁籞動色臣驚定喜不
知抃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於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匯自爲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鈞遊其間結茆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蹟具在汗菜露蔓千七百餘年莫過而問者今復以臣故徹聞高清天光博臨燕及荒野由開闢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綠野平泉亦聲振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麼獨冒龍赫百身萬頃莫能負戴臣蒲柳蚤秋仕無補益縣官倘脫休不休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用是懼冀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衛奎璧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之人屬厭榮祿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者孔門高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雖不復可

丹陽公祠記

朱熹

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侍從服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歷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祀事是歲仲冬長至日躬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蓋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勾吳之墟則其廣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是自泰伯采蘋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遠其曰本之則無難若見誦於子夏要然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政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知方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意豈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缺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

故嘉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所謂本所謂道及之所以取人者顧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灑夫儒學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嘉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賚猶唐封至淳熙間所頒位次又改稱吳公云重修雅兒塔記魏憲半塘壽聖浮圖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高暢宏遠其曰本之則無難若見誦於子夏要然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政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知方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意豈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缺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絃歌之意於是故嘉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

常平田記

龔頤正

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咸通迨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遂更今額規模比舊新增四衆歸仰雲水全集爲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食者日倍猶懼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界使者節德意孚達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於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公曉以

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名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而院之衆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本末公未嘉人徐謙字子宜三年上元日

開支川記

程公許

天地間物之利於人者水爲大濬畎距川治遂達澗等級繩繩聖人爲利民計其詳如此後代因之河渠

有書溝洫有志咸以利舟楫沃膏腴有不可一日廢者浙居東南水踰於地引以爲田厥土衍沃姑蘇產甲兩浙枝邑常熟復甲姑蘇即名可知已有湖昆承江浦發源也分爲支川橫貫於中挾以東鷺周涇塘白茆浦李王涇咸匯焉南渡前居町占冒脈絡弗宣乾弗克濬溢井克洩爲畠晦大棘百數十年間鄉者豪右咸思開治竟阻異議淳祐癸卯陶唐侯升班過里憫然嘆曰是川與諸涇交會湖海喉嚨田里命脈涇閼絕乃爾詎可因循顧忌憚於疏鑿俾稽天東手無計乎爰咨於衆髦倪貴賤聞言曲跔謂非俟不可於是揆延袤脈穿隆準事物經始於甲辰仲春之七日弗抑弗彊羣農全至因地順勢高墳下畦一指顧頃荷鋤雲如鼓秋風動侯表衆勞來飲饁腆嘉咸勇於力甫一月竣事長四十尋廣一丈深倍於廣凡用工六千糜泉粟若干俟以爲己任而營綜之襄括川之址斬弗退聽者俟一不校割已產迂道代之繇是釀引泉流灌輸千項堰岸雄固遠邇混融遂爲海邦永永利自非俟材幹公敏襟字恢拓疇克有成矧此川西北有鳳凰涇者俟之高祖名節朝請府君

故廬也二子曰擴曰振聯魏科躋膳仕蟬聯弗絕淳熙間其孫天台使君之嫌以祖母言宜人丘壘在焉念河道壅淤銳於疏導不果逮公凡三世始克成其志先是學士乾氏者將凌長涇有老者力止曰時法未可三十年後自有地位中人來辦君子謂茲舉嗣先志侈後基乎衆願三者備矣俟名案字任道府君五代孫也今爲通直郎舒城邑大夫

吳郡志序

趙汝談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於集而弗得者因諱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宮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數千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蕃滋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蔓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阨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四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申後覩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汴人趙汝談序

虹橋記

元虞集

吳郡內外皆鑿溝澗納太湖之水以行舟逾絕爲梁經緯聯屬其高卑修縮視水大小獨虹橋在閭門西跨官河通驛道爲咽喉要處水至橋下匯爲回淵折而東行勢用剽悍橋舊植以木而加甃歲久腐撓乃今夏大霖雨遂壞水陸並阻民吏憂駭縣長吏計會役大懼不卽成郡人鄧文貴諸官自言架木非久計請捐己資以成之遂以八月乙丑召工畫圖盡撤其

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諱者言也昔人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正勝周南厚三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者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爲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誘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易嘗不待久而論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甚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與白氏長慶並行爲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覩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汴人趙汝談序

舊而新之絕水下石款密鍵固累起拱合理緻無間

下通圍空涵水象月引重週之堅逾實地泰定元年

十月成凡用中統鈔十五萬貫云夫鄭商犒牛敵謀

過阻上式輸財漢用不匱以一民而專有司之美不

可無書也故爲備載不辭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欧陽元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禪師

之門人爲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個竹外多怪石

有狀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

峯本公中峯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巖又以識其授受

之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是以是額也其

地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買地

結屋以居其師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

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峯曰舍禪曰吐月曰立玉曰昂

霄者皆峯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謂師子峯其

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峯之前有舊屋遺墟容石

磴可坐六七人即其地作棲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

窪下濱爲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

狀後視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

與石居地之半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

香積之廚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

之室曰臥雲傳法之堂曰立雪舊有柏曰騰蛟今曰

指柏軒有梅曰臥龍今曰問梅閣竹間結茅曰禪窩

卽方丈也上供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鏡光相互攝

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概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於

天成其經營實由於智巧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予

聞師所說法不設厓險不輕捨揚不自陳銜悟解緣

由以啓學人捷出蹊徑故自中峯以來化機局投爲

之一變焉師舊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卷有語錄

別錄剩語若干卷行於世師俗姓譚氏吉之永新人

浙江諸名山屢請主席堅却不受遁跡松江之九峯

間有二年道德日振帝師與以佛心普濟文惠大

辯禪師之號

團溪記 楊維楨

至正八年歲在戊子二月十有九日鐵笛道人楊維

楨過崑山燕顧懷英氏桃源之所文士雅集觴詠交

歡凡美畢萃蓋極一時之勝興餘而返忽思月蕉瞿

先生逢祥把遯海東之團溪不見者三年遂偕野航

姚文奐揚帆以造焉是日也雲葉展空烟花賦陌

循鳳溪而下及門談笑步自團溪之陽顧瞻周道若

環帶然地固卑而隘中有隱君子之風乃先生之居

在焉觀東南若震澤諸水道經戚浦會歸於海風濤

激蕩沙岸日崩走濱浦之人恆懼之而先生則弗懼

且樂焉者溪之左枕塵市障戚水以便商者右遡畎

窪下澗爲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

狀後視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

與石居地之半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館

香積之廚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

之室曰臥雲傳法之堂曰立雪舊有柏曰騰蛟今曰

指柏軒有梅曰臥龍今曰問梅閣竹間結茅曰禪窩

卽方丈也上供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鏡光相互攝

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概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於

天成其經營實由於智巧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予

聞師所說法不設厓險不輕捨揚不自陳銜悟解緣

遊林屋洞記

明蔡羽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整屋焦公備孝豐之警事寧

且還聞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特林

靈未斂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亦霽有

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內

門出於陽谷之上趺於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

者曰前有曲曲下壁攀木行里許次於畠畔自亭

逮丙速陽谷逮曲曲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巉巉焉

獸蹲淵淵焉龍伏泉濺濺行樹根攬朽翳去豐草然

後得一伸足靈祐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

十里而南流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

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少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

趣與客嵌名畠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

祐道士習於乘樞樞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

穹然黑颯然豎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

渚浦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牀丹

竈道士曰茲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鍾尚

遠道士鳴內鉦外奏樂客各據牀肩石鍾仰漱乳穴

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而室室不同乃縱左右

各爲獨道或之內門或之陽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

不穿漏惟之隔凡者久許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

能進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

靈威丈人所言有無不可知求諸隔凡以外亦已異

已果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是巧不得窮耶出洞門

日已暝煮石乳飲訖各謝去

前人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載襲之以木又襲

之以山中澗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消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不一十里春秋時吳王嘗從避暑因名消夏自吳迄今垂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峰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紗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奇也峰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苔溪其弗能與苔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苔之北舟行三十里以求縹紗峰其不能與峰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峰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大爲小洞庭爲石蛇爲舍爲蕪爲鼠鬚之石不得而名焉東爲大小明月灣爲石公爲澤爲厥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臂爲梭山厥土墳墟厥產林禽鳴脚櫻舛柚柿梨栗龍頭之屬背爲折壁厥土白牒厥產玉石盧橘中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諭聾妍效誦以與縹紗朝拱峰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官梵室蒙蔽林靄鐘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遊者之難至矣鄉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攜壺觴秋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凡吾灣哉人將焦焦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西華塘記

王俱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因

之以爲利川分派別瀦澑溉灌爲郡邑者苟知導民使服田力橋則決渠爲雨荷插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嘗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澑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庫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爲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十畝皆沃壤獨無以防止水警風駭浪日三面至湫湫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君泰知縣事特矜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苗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屹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凡麋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以癸巳二月肇工閱月而成凡爲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林峰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且更闢湖塢之地得一百畝以斥鹵爲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澆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風養雨笠歌呼隴畝間以爲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盍記之邑諸生吳鳴諭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曰善爲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嘗待人而其利始薄不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爲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昔猶二事也君一舉兼得之不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悠久使此石不磨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

河內之民之有賴哉治邑多著勞蹟如鑿穹窿山渠

之以溉上田置牴以瀦澑水皆利民事也宜幸聯得書使服田力橋則決渠爲雨荷插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嘗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澑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庫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爲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十畝皆沃壤獨無以防止水警風駭浪日三面至湫湫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君泰知縣事特矜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苗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屹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凡麋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以癸巳二月肇工閱月而成凡爲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林峰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且更闢湖塢之地得一百畝以斥鹵爲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澆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風養雨笠歌呼隴畝間以爲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盍記之邑諸生吳鳴諭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曰善爲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嘗待人而其利始薄不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爲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昔猶二事也君一舉兼得之不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悠久使此石不磨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

以溉上田置牴以瀦澑水皆利民事也宜幸聯得書使服田力橋則決渠爲雨荷插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嘗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澑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窘庫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塘之所爲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瀕湖環五十畝皆沃壤獨無以防止水警風駭浪日三面至湫湫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君泰知縣事特矜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霪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苗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屹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凡麋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以癸巳二月肇工閱月而成凡爲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林峰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且更闢湖塢之地得一百畝以斥鹵爲新畬塘成而是夏復澆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風養雨笠歌呼隴畝間以爲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盍記之邑諸生吳鳴諭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曰善爲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嘗待人而其利始薄不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爲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世也然昔猶二事也君一舉兼得之不惟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悠久使此石不磨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

浮屠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亭之勝也請予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亭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泰伯虞仲之所建閭閣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來時奢僭宮館苑圃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後不與其斬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滄浪亭記

夏原吉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互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處以入三江項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傷苗禾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一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湖沙漲塞已成平陸

欲卽開浚工夫浩大澗沙泥淤浮泛動盪尚難施工
臣因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逕通大海常
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
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
流壅遏難疏旁有范家浜至南匯浦口可徑達海宜
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卽禹貢三
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
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六百八十六卷目錄

蘇州府部藝文二

詩詞

吳趨行

無名氏

會吟行

朱謝靈運

自楞伽寺晨起汎湖

定慧寺頤師竹下嘯軒

虎丘雲巖寺

李嘉祐

憶長洲

許渾

過寒山寺二首

蘇軾

孫覲

吳靈寶謠

晉陸機

姑蘇懷古

張師中

吳中禮石佛詩

梁江淹

題楞伽寺

李彌大

亂後別蘇州人

陳賀力牧

姑蘇臺

前人

長洲苑

唐孫逖

長洲

劉駕

蘇臺覽古

李白

蘇應物

劉渝

登吳故城歌

劉長卿

靈祐觀

皮日休

吳宮怨

衛萬

三宿神景宮

劉澄

宿寒山寺

前人

雨中遊包山

趙嘏

楓橋夜泊

張繼

登紹峰

劉鈞

遊未定寺北池僧舍

前人

桃花塢

范成大

靈巖山

前人

靈祐觀

胡珵

間門即事

戴叔倫

題興福寺

初歸石湖

別蘇州

孟郊

登秦望山

前人

馬鞍山上方

白居易

晚泊松江驛

前人

靈巖山

前人

姑蘇臺

薛據

觀音山

前人

遊虎丘

前人

味西小湖寺

前人

過沙湖寄顧玉山

鄭元祐

楞伽寺

前人

宿仙果寺

楊維楨

白雲泉

張祜

中峯

天池

前人

古今圖書集成

雅兒塔

吳城感舊

送石明府之崑山

題祇園寺

雨中過鴟龍山

過保聖寺

卓筆峯

飛來峯

五丈石

登錦峯山

秋日重遊海雲精舍二首

接待寺八咏

靈巖山

北寺竹林

赤山書事

蟾蜍石

照湖鏡

越來溪

登獅山

穿山

玉遮山

遊西蹟諸山

與沈周遊虞山

宿東明院

題興福寺

銅井

拂水巖

沈周

過蹟妙寺

瑞光寺

題翠峯寺

過賀九嶺

詠崇慶菴

贈月江

過何山懷一何

題聖恩寺

月夜遊天池上方

題賀九寺

瑞光寺

練祁塘

慈濟菴古井

贈陶庵居士閱華嚴大典

溪行卽事

點絳脣

僧若溪

六么令

明吳寬

宋吳文英

職方典第六百八十六卷

蘇州府部藝文

吳靈寶謡

無名氏

靈寶要略

帝堯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

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

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閨閣扣之乃

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閨閣其文不可識令人齎

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謡云云閨閣乃尊事之

前人

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

吳趨行

晉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

吳趨自有始請從閨門起閨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

重樂承游極同軒啓曲阿萬萬慶雲破泠泠祥風過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

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墮陽九帝功與遐

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

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

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

淑美難窮紀商推爲此歌

會吟行

宋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佞性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臺冀始刊木至江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

澆池澆梗稻輕雲曠松杞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

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鶴首戲清沚

肆呈窈窕容路曜姪娟子自來彌世代賢達不可紀

勾踐善廢興越更識行止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書土風辭碑意未已

吳中禮石佛詩

幻生太浮說長思多沉疑疑思不可解說生章盡時

敬承積劫下金花爍海湄火宅飮梵灰築草多惠滋

嘗願樂此道誦經空山祇禪心冀不雜寂行好無私

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畱遲憂傷漫此情靈意終不繙

晉尋青蓮界未入梵庭期

亂後別蘇州人

陳賀力牧

徘徊騎閨閨悵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

子常終覆郢宰嚭遂亡吳石隕星方暗山崩川自枯

周京推械檮漢社落粉榆宮毀無巢燕城空餘堞烏

茲邦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廡同燕石光車等魏珠

言離已惆悵念別更踟蹰若訪任公子求余東海隅

長洲苑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闢門出軍容茂苑來

山從列嶂轉江自繞林迴劍騎綠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溢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

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猿父城空應雉媒

戎行委喬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蘇臺覽古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

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吳宮怨

君不見吳王宮闈連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

來雙闌間潮聲夜落于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

臺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登吳故城歌

劉長卿

登古城令思古人感賢達今同埃塵望平原兮寄遠

目歎姑蘇兮聚麋鹿黃池高會事未然滄海橫流人

蕩覆伍員殺身誰不冤竟看暮事如所言越王嘗膽

安可敵遠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謝會稽人萬古猶傷雨東客黍離兮城陂阤牛羊蹟兮牧豎歌野無

人兮秋草綠園爲墟兮古木多白楊蕭蕭兮悲故柯

黃雀啾啾今爭晚禾荒阡斷兮誰重過孤舟逝兮愁

若何天寒日暮江楓落葉去辭風水自波

靈巖山

韋應物

始入松路永獨欣山寺幽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

吳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關塞渺重軒故園愁

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唐孫遜

遊開元寺

夏衣始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焰日初

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游水定寺北池僧舍宿寒山寺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間齊春樹陰

晴蝶飄蘭徑游蜂遠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前人

今日郡齋閒思問楞嚴字

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

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前人

閨門卽事

戴叔倫

耕夫召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試上吳門看郡

郭清明幾處有新煙

靈巖寺

步入招提路因之訪道林石龍蒼蘚積香徑白雲深

雙樹含秋色孤峯起夕陰屢廻首一長吟

楞伽寺

天平山上白雲泉雲本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山下

去更添波浪向人間

前人

虎丘雲岩寺

張祐

樓臺山半腹又此一經行樹隔夫差苑溪連勾踐城

上坡松徑澀深坐石池清況是西峰頂寒涼故國情

馬鞍山上方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

晴磬無短韻畫燈含末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

靈巖山

白居易

娃宮屢廊尋已傾視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

綠幾百年年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

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

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觀音山

前人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

淨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慚衰鬢上猶帶郡庭塵

味西小湖寺

前人

湖上山頭別有湖芝荷香氣占先都夜舍星斗分天

象曉映霞雲作畫圖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棲寒沼日

中鳥若非神物多靈跡爭得長年冬不枯

楞伽寺

前人

朝從恩益峰游後晚到楞伽寺歇時照水姿容雖已

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多相問坐倚漁舟一

自思猶去懸車十五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白雲泉

前人

天平山上白雲泉雲本無心水自閒何必奔衝山下

去更添波浪向人間

前人

雲樹擁崔嵬深行異俗埃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六百八十六卷蘇州府部

第一二六冊之〇七葉

俯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傷心萬年意金玉葬寒灰

又

霽塵楚城外一寺枕通波松召入門遠岡形連院多

花時長到處別路半經過惆悵舊時客空房深荔蘿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閨閣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已老

橫塘寂寥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闈館娃賣眼看

花歌舞袖朝期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

草自知心

憶長洲

許渾

香逕小船通菱歌繞故宮魚沉秋水靜鳥宿暮山空

荷葉橋邊雨蘆花海上風歸心無處託高枕畫屏中

姑蘇懷古

前人

宮館餘基倚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荒臺麗鹿爭新

草舊苑鳬鷺占淺莎吳岫雨來虛檻冷楚江風過遠

帆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日東流生白波

虎丘雲岩寺

前人

暫引寒泉灌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吳苑秋風月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世間誰似西林客一臥烟霞四十春

題楞伽寺

前人

碧烟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傷心人不

見石櫓花滿舊樓臺

姑蘇臺

劉鶴

勾踐飲膳日吳酒香滿杯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

西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妒自此泉下泥

越鼓聲騰騰吳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樓

霸跡一朝盡草中棠棣開

趙嘏

扁舟殊不繫浩蕩路縱分范蠡湖中樹吳王苑外雲

悲心人望月獨夜鴈離羣明發還驅馬關城見日暉

長洲懷古

劉滄

野燒空原盡秋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往人何

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

雲哀停車日晚鴈蘋藻風靜寒塘花正開

靈祐觀

皮日休

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鬼躍曉來到何許俄倚包山脚

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遐瞻但徒倚欲上先覆鑠

濃露濕沙裳淺泉漸草屨行行未一里管境轉寂寞

靜逕侵沈寒仙扉傍岩崿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焰灼

歛臨幽虛天萬想皆擺落壇臺有芝蘭殿聖無鳥雀

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數卷施稀無夏屋境僻乏朝膳

散髮抵泉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忘忘起捲蘿不知倦

異蝶時似錦幽禽或如細篆勞還憂刃耕欄自搖扇

晴來鳥思喜曉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拊鐸

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地上皆靈藥

金醴可酣暢玉玻璃咀嚼存心服燕胎叩齒讀龍蹻

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貔於蟲不毒蟲

無風欲知此路堪惆悵菱葉蘋花連故宮

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寥廓三茅亦常住竟與珪組薄
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岩壑

三宿神景宮

前人

古觀亭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

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洗衣後金殿添香特

省高且敞客牀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筍席寒侵肌

氣清寐不著起坐臨堵塏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

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窓帶乳蘚壁縫含雲葉

聞磬走翹鶴見燭奔羈雌沈淥欲滴灑芭蕉未離披

五更山蟬響發如吹簫杉風忽然起飄步虛詞

道客巾屨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

雨中遊包山

前人

松門亘五里彩翠高下絶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

翠翠林上雨隱隱湖中電辟帶輕束屨荷笠低遮面

濕履粘烟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岩壑困中遇臺殿

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數卷施稀無夏屋境僻乏朝膳

散髮抵泉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忘忘起捲蘿不知倦

異蝶時似錦幽禽或如細篆勞還憂刃耕欄自搖扇

晴來鳥思喜曉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拊鐸

登鄧擗峯

前人

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筇清辰陪道侶來上縹紗峰

帶露嗅藥蔓和雪尋鹿蹤時驚鼯鼠飛上千丈松

翠壁內有室叩之虛碣窿古穴下徹海視之寒鴻濛

遇歇有佳思緣危無倦容須臾到絕頂似鳥穿樊籠

恐足蹈海日疑身凌天風衆岫點巨浸四方接圓穹

似將青螺髻撤在明月中片白作越分孤峯爲吳宮
一陣雲氣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
磐磬雨點大金鶴轡下空暴光隔雲閃彷彿互天龍
連拳百丈尾下拔湖之洪掉爲一雲山欲與昭回通
移時却搭下細碎衝與嵩神物諒不測絕景尤難窮

桃花塢

前人

夤緣度南嶺盡日穿林樾窮深到茲塢遙興轉超忽
鳩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閉仙日月

倚峯小精舍當微殘耕垡將洞任廻環把雲恣披拂

間禽啼叫猿險狹賦律砌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勃
清陰減鶴睡秀色治人渴敲竹闌鋤從弄泉爭咽鹽

空齋蒸柏葉野儼調石髮尤羨塢中人終身無履襪

靈祐觀

陸龜蒙

曉帆逗石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藻珠屏

雖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
鳬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攀衣就虛省

研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要芝田不論頃

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檜貞飯爲七白蔬杯釀九光杏

人間附塵躅固陋真鉗頸肯付釐傾猶疑夏蟲末

元津蕩瓊壘紫永唏金鼎盡出冰雪書期君一披省

題興福寺 前人

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一自相亞

香裙或霞粲侍女忽玉姥坐進金碧映去馳懿歎駕

今來上真觀恍若心靈訏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

風餘撼朱草雲破生瑤榭望極骨波平行虛信烟蘚

閒開飛龜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
人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果紳施天解
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珮引涼姿焚香禮遙夜
無情走聲利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南登秦望山極目大海空朝陽半蕩漾晃朗天水紅
溪壑爭噴薄江湖遙交通而多漁商客不悟歲月窮
振韜迎早潮弭棹候遠風予本萍泛者乘流任西東

登秦望山 薛據

晚泊松江驿

李郢

茫茫天際帆樓泊何時同將尋會稽迹從此望任公
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月方驚離別
盡烟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落空江網
罟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遙散採菱舟

姑蘇臺 曹鄧

晚泊松江

林逋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
講水響盤車夜救田藍綬有香花菡萏竹憲無寐月

輝娟自慚政澤胎枯草忍臥松陰漱石泉

中峰

范仲淹

中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全村見秋濤隔嶺聞
講水響盤車夜救田藍綬有香花菡萏竹憲無寐月

輝娟自慚政澤胎枯草忍臥松陰漱石泉

送慈公還虎丘

前人

才子歸橋五兩輕佛林禪石抱雲根單囊憩罷還微
笑却是青山不出門

送慈公還虎丘 范仲淹

送友人遊吳

前人

南宮酒未銷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閨門開
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

一去成萬古臺盡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黃金釵

吳宮 儲嗣宗

送友人遊吳

前人

荒臺荆棘多忠諫竟如何細草迷宮巷閒花悽綺羅

前溪徒自綠子夜不聞歌悵望清江暮悠悠東去波

送友人遊吳 前人

送友人遊吳

孫龍

勾吳奇勝絕無儔更見松江八月秋震澤波光連別
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蘆擁雪藏漁市岸橘風香趁

客舟清興不窮聊一望烟空雲霽倚肩樓

宿仙泉寺

王禹偁

祭廟回來略問禪蘚牆莎徑碧山前風流遠磬秋開

講水響盤車夜救田藍綬有香花菡萏竹憲無寐月

輝娟自慚政澤胎枯草忍臥松陰漱石泉

過寒山寺二首

宋姚鉉

過寒山寺二首

孫龍

呼吳奇勝絕無儔更見松江八月秋震澤波光連別
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蘆擁雪藏漁市岸橘風香趁

客舟清興不窮聊一望烟空雲霽倚肩樓

宿仙泉寺

王禹偁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鳥啼月落橋邊
寺敲枕邊聞半夜鐘

二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
是不見元都舊日花

天平山

蘇舜欽

吳會括衆山戢戢不可數其間號天平峻絕爲之主
傑然鎮西南羣嶺爭拱輔焉知造化意不以屏天府

清溪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
捫蘿清陰磴爛熳松竹苦山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

石寶落玉泉泠泠四時雨原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
早年或播灑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爲應龍取

予方乘塵中巖壑素自許盤桓擇勝處至此快心宵
養索聊自清終甘食於虎

題寒山寺詩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千古距城七里餘冠蓋日旁午
斜徑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寺屏橫野橋塔影落前浦
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櫓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
跡忙心已閑道樂行彌苦不爲喧所遷意以靜爲主
何必深山林峰巒遠軒戶

登堯峰

李彌大

雲峰何峩峨去天餘幾丈其下蔚華林幽然屹相向
我遊先朝歌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
山僧知我來羅立鬼雁行提攜兩行人爲我談實相
一種勿弦琴三歎無聲唱開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
西登妙高臺更欲恣觀望上斷澤繞山煙靄渺雲浪
恐是六鰲連蓬壘墮蒼莽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嶂

松江

范成大

長虹斗起蛟龍穴朱碧欄干夜明滅太湖三萬六千
頃多少清風與明月青鸞驚飛白鷺閒丹楓未老黃
蘆折誰將橫笛叫蒼烟無限驚波翻白雲洞庭林屋
舊遊處玉柱金庭路曠絕水仙逢迎慘修禊問我歸
計何當決去年匹馬兀春寒今此孤篷窘秋熱人生
意氣得失間輕重劍頭吹一吷莫將塵土浣朱顏卻

時方大火熾金石流玉燭須臾變雲雨爲作雄風壯
翻手廻涼秋掀舞千林響誰云免水官自是神龍藏
三高如何作吾欲五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
寄詩誇奪流得飽但相忘長噭可當歌踏月下空曠

無礙泉賦并引

前人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繚峯下有泉泓澄莹徹
甘冷異於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
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
無礙名泉主僧願平爲煮泉烹茶予爲賦詩
甞研水月先春培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
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靈巖山

胡珵

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
化成出天半寶梵坦如席環山割中斷裂地開震澤
峩峩東西峯觀闊倚空碧千尋採香徑劍臥池漪直
當年館娃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

牛耳爭齊盟烏喙已著食百家甫東村託足歸無宅
焉知陵谷變大廈嚮千鳥矧茲風塵際樓殿涌山脊
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余浩劫嘆萬法本空寂

登天平山頂

元易

翠屏無路攀攀緣我與枯藤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闊
近人間漠漠淡寒烟

靈巖山

鄭元祐

緒風散林薄澗霧開岩局茲晨恢清程曠遠延杳冥
九折度峻壁微行窮絕涇夫差昔戾止鏘鏘駐和鈴
華旗一以建續紛朝百畫花飄磴道白村入宮闈青
吳娃嬌方處越甲蔽長劍千秋魂魄歸遇沛涕亦零
嗚呼重華後格闕何由寧秦宮委蔓草漢闕留寒蛩
惟念金仙委空山屹亭亭摩尼耀八極象教垂千齡
石湖